

萧克：“勤劳勤俭”的楷模

□ 梅兴无



萧克、蹇先佛与儿子萧星华

艰苦朴素，是萧克在战争年代养成的优良作风。他常说：“勤劳勤俭是咱的传家宝，要把勤劳勤俭的家风一辈辈地传下去。”1994年，他得知老家的萧氏宗族开始修谱，就专门写了“勤劳勤俭”4个字寄回去，后来又写信强调：“修谱也要发扬先代和后来者勤劳勤俭的精神。”

萧克本身就是“勤劳勤俭”的楷模，可谓勤劳了一辈子。战争年代，他挥师南北、浴血奋战，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；和平年代，他呕心沥血、勤勉工作，为军队的正规化、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。离开领导岗位后，他孜孜不倦、退而不休，修改完善了在战争年代写下的长篇小说《浴血罗霄》，并获得茅盾文学奖。他还率领100多位专家学者，历经8年编写出4000万字的文化巨著《中华文化通志》。

面对人生坎坷，萧克从不消极、也不悲观，勤劳的本性不改。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后，萧克被安排到农垦部当副部长，分管农业机械化。为了尽快成为内行，年过半百的他拜海南岛农垦局机务科长徐文为师，学开拖拉机，很快就学会了起动、前进、后退、左转、右转等基本驾驶技术。1969年在云山“五七”干校接受再教育时，他自己种菜、砍柴、烧饭，衣服破了自己缝补，还买了一套木工工具学做木工，做的板凳、桌子、书架之类的简易家具像模像样，他对自己能够自食其力颇感欣慰。

萧星华说：“父亲一生勤劳勤俭，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。父

亲自己是这样做的，也很注意在这方面要求我们。”

萧云志的工作常常需要在节假日加班，他回到家就说工作太累。蹇先佛听到了，就批评他说：“你累一点是应该的。现在工作谁不辛苦？大家都是一样的。”

萧石英回到嘉禾后，接着就收到了萧克的信。信中嘱咐道：“石英暑假回家后，一定要参加体力劳动，现在社会不劳动的人是没有用处的。”

萧克非常爱吃红烧肉、扣肉，但家里规定只有节假日才能吃，平时吃饭都是清淡的五谷杂粮，一个星期起码要吃两三次小米和窝头。

萧克、蹇先佛在家里常说：“北京是严重缺水的城市，国家一直在号召保护水资源，我们一定要积极响应号召，不能浪费水。”他们家浴缸旁边一直放着两只大桶。萧克、蹇先佛每次洗完澡、洗完头，都要把用过的水倒进大桶里，用来冲马桶。不光萧星华效法父母亲的做法，两个孙子也都习惯用洗澡水来冲马桶，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他们从小就是看着爷爷、奶奶这样做的。

中央军委领导来看望萧克，见他家房子很陈旧，就说：“萧老家的房子怎么破破烂烂的？”总参决定拨款修缮住房，可萧克婉言谢绝了，理由是自己住的房子“比老百姓的房子好多了”，用不着修，留下来的钱可以帮助更困难的同志。后来，总参的一位领导忍不住问萧星华：“给你们家批了钱，怎么还不修房子

呢？”萧星华说：“父亲母亲坚决不让修。”

萧克对自己的生活很“小气”，但对群众却很大方。1985年，萧克得知家乡小街田要架设高压电线，便慷慨解囊相助。1997年，萧克动员社会有识之士，资助小街田建起了一所希望小学。他还从微薄的稿费收入与多年的积蓄中挤出部分资金，并带动有关单位和个人捐资，在湖南省郴州市设立“萧克教育奖”，奖励该市优秀教师和品学兼优的中学生。

萧克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人，全家人都觉得追求奢华是可耻的，把节俭视为理所当然。

上小学、上初中时，萧星华基本上没穿过新衣服，穿的衣服多是用母亲的旧衣服改缝的，而且还补丁摺补丁。有的同学笑话他，但他坦然地说：“穿旧衣服很丢人吗？我觉得挺好。”萧克在嘉禾的故居里，挂着一幅萧克、蹇先佛与儿子萧星华的合影照。照片中的萧星华穿着一条背带裤，后来这条背带裤由萧石英接着穿，从小学穿到初中，裤腿短了就接上布加长。

穿旧衣服成了萧家的一个传统，一辈一辈往下传。萧星华的两个儿子也是继续捡他的旧衣服穿。那个时候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，萧云志、萧云松的同学已经很少穿打补丁的衣服了。老师以为他们家困难，很同情他们，经常问：“你们家里是不是条件不好啊？给老师说，老师想办法。”可他们除了对老师的关心表示感谢外，依旧穿着补丁衣服“大摇大摆”地去学校。

有一次，萧云松所在学校组织春游。中午，同学们在一起吃干粮，其他同学都带了面包、饼干什么的，萧云松却从书包里拿出了两个窝窝头。那时一般家庭都不吃窝窝头了，有同学笑话他说：“你家里还那么困难啊？”萧云松不以为然，一笑置之，家里做什么他就带什么，自己吃得挺香。

萧云松读研究生时的一位师兄形容他：一年四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褂，永远系着风纪扣，骑一辆根本不用锁的旧自行车，躲在画室的角落里自得其乐地画他的世界。

（摘自2020年第8期《党史纵览》，原标题为《萧克上将的家风家规》）

赣苏维埃政府主席、红十军政委等要职，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，经手数百万元款项，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。由于从小生活在农村，他切身体会过贫苦农民是如何在地主阶级的压迫下艰难度日，是如何摆脱封建统治的桎梏而走上革命道路的，他深知根据地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，希望把每分钱都用在为工农谋福利上。为此，他生活俭朴。一次吃饭时，方志敏发现自己吃的是白米粥，而大家吃的是米糠和野菜煮的粥，就叫警卫员告诉伙房：“大家吃什么，我吃什么，不能特殊。”连方志敏的婚礼也很简单，只是几个同志吃了一顿好菜饭。

方志敏在狱中写道：“为了阶级和民族的解放，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，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，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；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，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；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，宁愿睡在猪栏狗窝似的住所！不希罕闲逸，宁愿一天做十六点钟工的劳苦……”

方志敏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，心甘情愿为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付出一切，这种“清贫”的家风，值得所有党员、干部学习。

（摘自2017年5月9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

照片见证伉俪情深

我的爷爷李克农于1962年去世。当时生活简朴，也不注意收藏，所以爷爷留给后人的东西很少。如果谈传家宝，一张爷爷亲笔签名的照片，背后倒有一些值得铭记的故事。这是一张爷爷奶奶的合影，拍摄于1940年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，爷爷很喜欢，一直珍藏着。1917年，爷爷和奶奶结婚，两人相濡以沫，相敬如宾。虽然聚少离多，但感情深厚，既是恩爱夫妻，又是革命战友。

1961年1月，奶奶去世，爷爷非常悲痛，称她为“母仪典范”。爷爷将这张照片扩印，送给每个子女，并在每张照片背后写下一段饱含深情的文字：

赵瑛同志像

此像于1940年春摄于广西桂林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，不幸赵瑛同志于1961年病逝于北京肿瘤医院，从此和我们永别了!!! 回顾二十一年中，埋头苦干，辛勤劳动，扶老携幼，苦了一生，特留此遗照，以表哀思。

李克农 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（立秋日）

奶奶去世后，爷爷每天都在奶奶遗像前注目凝视。奶奶的遗物不准别人动，他亲自整理。几乎每个月，他都要带家人去八宝山吊唁。一年后，爷爷也走了，与奶奶相见于九泉之下。

革命年代生死与共

爷爷对奶奶的浓厚感情，得从他们的经历说起。爷爷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，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其特殊的身份、特殊的工作，给家人尤其是奶奶带来许多磨难。奶奶虽身处危险，饱尝艰辛与委屈，却从不抱怨，总是默默支持爷爷的工作，用坚强的意志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。

1927年4月12日，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，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。在安徽芜湖，爷爷被国民党当局以重金悬赏通缉。为逃避敌人追捕，他和阿英（钱杏邨）等同志躲到了江北乡下。一天，奶奶从警察局里的熟人单志伊处得知，反动派要过江捉拿爷爷。她万分焦急，不顾有孕在身，冒着倾盆大雨，连夜雇小船渡江，跑去报信。在奶奶的帮助下，爷爷得以脱险。这年农历十月初六，奶奶生下了我的父亲李伦。曾有人说，父亲在娘肚子里就参加了革命。

1930年，父亲与八岁的大伯李治随奶奶来到上海，掩护爷爷开展地下工作。1931年4月24日，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，中统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旋即向南京的徐恩曾（时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）连发六封加急电报。因是周末，徐恩曾去了上海，其秘书钱壮飞（中共地下党员）破解了电报内容。事关重大，钱壮飞派女婿刘纪夫连夜赶赴上

海，向爷爷报信。

爷爷设法找到陈赓，然后向周恩来报告。周恩来当机立断，迅速采取紧急措施。28日凌晨前，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及重要负责人安全转移，敌人一网打尽党中央的计划就此落空。

由于情况紧急，爷爷没有顾上奶奶和孩子，是一个交通员在特务到来之前向奶奶报了信，母子三人幸运逃脱。他们无家可归，流落街头，夜宿菜市场。十几天后，大伯在街上认出曾经与爷爷一起战斗在巢湖的宫樵岩。宫樵岩告诉了爷爷的去处，并给了一些路费，让他们回芜湖老家。原来，爷爷因身份暴露，奉中央指示转移到了中央苏区。

1931年5月至1937年初，奶奶带着五个孩子和公公婆婆，依靠当小学教员的微薄收入及一点房租维持生活，经常借债才能勉强度日。在沉重的压力下，她始终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。

1934年的一天，家里突然收到爷爷从江西辗转寄来的信。知道爷爷还活着，全家欣喜若狂。为防止信件被敌人截获，奶奶让上二年级的父亲给爷爷写了封回信：

爸爸：

我现在已经上小学了，在妈妈和姐姐哥哥督促下，认得不少字了，所以能给你写信了。我们全家都很想念你，我更是如此，经常在梦中哭醒。别人的孩子都有爸爸陪着上学，给他们买纸买笔，而我们家穷，没有钱买，只好用废纸和笔头。有些是姐姐哥哥用剩下的，有些还是在路上拣（捡）的。但我从不淘气，读书也用心，学习成绩也好。请放心。

这封信让爷爷永生难忘。他收到信时非常难过，红军领导如李涛、周兴、刘志坚、刘少文等看了信，也不禁掉下眼泪。

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

1941年2月，父亲随爷爷奶奶历经艰险到达延安。大姑李宁、大伯李治、二伯李力已于1938年先期到达，二姑李冰于1940年前后抵达延安。全家人多年来第一次团聚，异常高兴，特地在这枣园爷爷住的窑洞前，照了第一张全家福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父亲从炮兵部队调回北京，回到了爷爷奶奶身边。1950年11月，父亲与母亲结婚。因为是家中最后一个子女结婚，爷爷格外高兴，用他在苏联考察时省下的零花钱，请大家吃了顿饭。客人们有滕代远夫妇、刘志坚夫妇、罗青长夫妇、王少春夫妇、邹大鹏夫妇、王冶秋夫妇等。

爷爷致辞时哽咽起来，说自己参加革命后，家中生活重担全靠奶奶承担，自己没有管过子女，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。奶奶一边流泪一边说，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这一幕，令在座的亲朋好友无不动容。

奶奶在大革命时期开始做党的工作，1938年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正式参加革命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长期担任机要秘书。1955年军队搞正规化建设，动员女同志退役，奶奶主动要求退休，



李克农与赵瑛

爷爷李克农留下的传家宝

□ 李靖

成为不拿工资的家庭妇女。但她仍像在职时一样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，并和工作人员一起过组织生活。

奶奶一生简朴，去世后，家人发现她的所有衣服都打着补丁。我们小时候穿的鞋，也是奶奶一针一线做的。奶奶的默默奉献和对爷爷的支持帮助，得到了包括中央领导在内的许多同志的赞许。1949年，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，周恩来总理表彰“龙潭三杰”时，特别提到“要感谢协助李克农同志的赵瑛同志”。

爷爷奶奶对五个子女要求非常严格，他们都在各自岗位上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。作为后人，爷爷奶奶和父辈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（摘自2020年第8期《红岩春秋》，原标题为《相伴一生的革命伴侣》）



方志敏的清贫家风

□ 冯佳

“清贫，洁白朴素的生活，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！”这是方志敏革命一生恪守的誓言，也是他光辉人生的真实写照。

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，为此，国民党政府及军阀将他视为心腹大患，把他的家烧、劫十余次，以致生活捉襟见肘。为改善生活，方志敏的婶婶曾带着他的母亲，走了几十里山路找到方志敏，希望他能拿点钱给母亲做条裤子，再帮婶婶们买点盐。方志敏看到饥寒交迫的母亲和婶婶，声泪俱下，他告诉母亲：“我是当主席，可当的是穷人的主席，哪里是官？……信江苏维埃刚建立，革命才有个头，我们每人的饭钵才七分呢。”当方志敏的婶婶向他讨盐钱时，他回答说：“我管的花边（银圆）不少，几十万几百万也有。不过都是革命的花边，一个铜板也动不得。要是我拿革命的花边来给婶婶们买盐，这穷人的主席我还当得？”

后来，方志敏的妻子不幸被捕，妻兄方向志敏要四百大洋的保释费，方志敏听后摇头拒绝了。他说，政府的钱来得不易，可以做许多事，还是另想办法。最后妻子在朋友的帮助下才获救。

方志敏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革命气节。他虽曾担任闽浙

赣苏维埃政府主席、红十军政委等要职，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，经手数百万元款项，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。由于从小生活在农村，他切身体会过贫苦农民是如何在地主阶级的压迫下艰难度日，是如何摆脱封建统治的桎梏而走上革命道路的，他深知根据地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，希望把每分钱都用在为工农谋福利上。为此，他生活俭朴。一次吃饭时，方志敏发现自己吃的是白米粥，而大家吃的是米糠和野菜煮的粥，就叫警卫员告诉伙房：“大家吃什么，我吃什么，不能特殊。”连方志敏的婚礼也很简单，只是几个同志吃了一顿好菜饭。

方志敏在狱中写道：“为了阶级和民族的解放，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，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，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；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，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；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，宁愿睡在猪栏狗窝似的住所！不希罕闲逸，宁愿一天做十六点钟工的劳苦……”

方志敏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，心甘情愿为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付出一切，这种“清贫”的家风，值得所有党员、干部学习。

（摘自2017年5月9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第一个登上共产国际舞台的中国共产党人

□ 倪良端

1921年7月12日，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，莫斯科大剧院5000多个座位无一虚席。列宁、季诺维也夫、布哈林及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。

会议气氛庄重、严肃。会议安排张太雷在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作演讲。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布宣言，张太雷、俞秀松、杨明斋十分珍惜通过斗争得来的机会。

他们通过讨论研究，撰写了1.5万余字的《中国共产党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》，并对《报告》进行了反复推敲、修改，力求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、立场和作为。

可是，大会发言进行了1个小时，大会执行主席宣布：大会主席团鉴于发言人多和时间关系，每位代表发言不得超过5分钟。

听到大会执行主席宣布的主席团决定，张太雷镇静下来整理思路，试图把1.5万字的《报告》稿浓缩成5分钟以内讲完的讲话稿。须臾，大会执行主席宣布：“现在，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发言。”洪亮的声音在会场内震荡，激起欢快的掌声。身着西装、身材魁梧、英俊潇洒的张太雷从容不迫地走向主席台发言席，挺胸微笑，注视着各位代表，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亮相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上。代表们用热

情的掌声、新奇的目光欢迎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。

没有讲话稿，充满自信的张太雷，用洪亮而有力的声音开始了他的演讲。他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谈及了革命问题，使与会代表备受激励和鼓舞。只有5分钟的演讲，打动了所有的代表，大家纷纷起立致敬。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列宁等共产国际领导人，微笑着和代表们一起站起来，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共产国际舞台上亮相，频频鼓掌、致意。

（摘自2019年第12期《世纪风采》，原标题为《张太雷：第一个登上共产国际舞台的中国共产党人》）